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四

雲

五色雲

黃雲

赤雲

氣

白氣

黑氣

雨

無雲而雨

雨土

雨沙

雨灰

雨血

雨肉

雨毛

雨水

雨花

雨草

雨穀

雨魚

雨蟲

雨錢

雨水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一

雨金

雨續

雨帛

雨小燈

雲

周禮春官曰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四曰監八曰敘

又曰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京房易妖占曰天無雲上自出且有兵出邑且有水如帚

如鳥其下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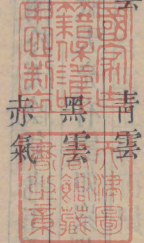
洪範五行傳曰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陰氣也王者失中臣

下敢蔽君不明則雲陰象多蔽天光有雲如衆謂風師法

有大兵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主衆邪之所積其雲狀有若火若馬

若白鶴若衆軍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有



狀若懸旌而赤其名曰雲旌有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涓
春秋潛潭巴曰雲色沐沐不濁賢人去位小人得祿
東觀漢記曰二公爲昆陽正晝有雲直營而隕不及地而
散吏皆壓佐

袁山松後漢書曰中平四年雲氣如足相次重疊

彌天國志歷曰晉咸和元年七月雲鬪聲如暴風雨

五色雲

宋書曰前廢帝景平二年有五色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
徐羨之廢帝爲滎陽王

青雲

河圖曰青雲刺月五穀不熟傍多赤雲如人頭大戰月旁

御覽

卷人百七十七

二

有白雲杵者三貫月六十日內有兵戰月始出有黑雲
貫名激雲不出三日暴雨

黃雲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赤黃雲如幕
長數十丈其年勒死

又曰冉閔永興三年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是歲
閔爲慕容雋所殺

春秋運斗樞曰勢集於后族羣妃之黨偕黃雲四合女訛
驚升

春秋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侯今冬至日見黑雲
有雲水黃白如人頭懸鏡之狀禍流

赤雲

左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昭王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禳而卒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黑雲

趙書曰石虎建武四年東南卒有雲黑稍分爲三疋又賈曰日沒後分爲七枚相去數十丈其閒有白雲如魚鱗虎子韜曰當有刺客後果爲太子宣所殺

氣

釋名曰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三

周禮曰春官眡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鄭可農曰祲陰陽氣相祲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日庚辰禘叔弓蒞事蒼入而卒

春秋運斗樞曰赤人刺房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王其氣有豐上歛下有若水之狀有若山之狀春黃夏黑秋蒼冬赤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竝始十一年春正月饗羣臣于謙光殿沮渠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也出一旬必有寇問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

至縣孫侯黃聞有備而還

三讓舊事曰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黃氣爲疾病赤氣爲兵黑氣爲水也

白氣

漢書曰哀帝律平元年有白氣從地至天出於下貫太廟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哀帝陰病候也

續漢書曰孝和永和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官中生白氣如粉絮古爲喪

又曰孝靈嘉十二年八月辛未白氣如疋練衝北斗第四星占爲大戰明年揚州刺史臧旻攻盜賊於建康斬首數

千級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四

蜀李書曰哀帝卽位有白氣一道帶天望氣者言宮中有伏兵果爲邛都公所害也

晉書曰懷帝永嘉三年十一月有白氣如帶自地昇天南北各一至五年石勒劉曜王張皆寇洛陽帝蒙塵于平陽劉聰封帝爲侯

又曰成帝咸和元年後蜀李雄王衡二十四年雄死太子班立有白氣如帶經天史占有陰謀班不悞爲李奇所殺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十二月夜有白氣貫於北斗屬于地至明年魏太武至瓜步江

陳書曰文帝天嘉五年六月夜有白氣四道出于北斗東南屬于地後年四月帝崩太子伯宗立廢爲臨海王

又曰宣帝太建五年二月夜有白氣貫于北斗紫宮屬于地至明年北齊兵至于江

隋書曰蕭吉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行經華陰見楊素冢冢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後素家當兵禍絕滅之象改葬可免後帝謂立感曰公冢宜改葬立感亦徵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東遼來滅不是私門之事未幾立惑以立族誅

赤氣

漢書曰成帝永始三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氣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樹四五圍下莖十五餘丈皆不至地識占曰東南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五

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楚並等謀反庚子山陽亡徒蘇令等爲大賊一日有兩氣同時起而並令等同月而俱發

又曰王莽建國四年夏赤氣出東南竟大明年二月元帝王皇后崩

後漢書曰獻帝興平末夜有赤氣貫紫宮明年改元建安政歸曹氏

晉書曰惠帝大安二年赤氣竟天又永興二年十一月夜有赤氣竟天其年十二月成都王穎攻洛陽

又曰懷帝永嘉元年正月天氣晝赤氣有聲如雷明年劉

元海僭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七年十一月西北有赤氣中黑如旌旗至八年滑臺爲魏軍圍糧盡城中燻鼠而食之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而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廊高一丈連地如絳紗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

隋書曰周爭帝大定元年有赤氣起西方東行遍天下七月隋公堅禪位

又曰隋大業末越王侗東都留守爲王世充所幽世充自立爲丞相百官總已於書省受冊設樂文武陪位於廳西有赤氣如絳慢自辰至戌而滅旬日世充乃殺朝士元文都盧楚遂篡位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六

黑氣

史記曰周靈王二十年有五黑氣如日至景王五大夫爭權

後漢書曰靈帝光華元年六月有黑氣墮所御温德殿庭十月皇后宋氏廢至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稱黃巾師都三十六萬同反叛

宋書曰明帝大始二年二月有夜黑氣五東西經天南行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殿內其年元帝爲西魏所擒

又曰陳廢帝臨海王時十二月日入時有黑氣如雲入口中其年見廢

史記曰夏桀末年大雨水俄爲湯所放

京房易妖占曰雨鳴瓦任滅武大臣專擅霖雨壞道

尙書洪範咎徵曰狂恆雨若

左傳曰莊公二十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春秋繁露曰本有變期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歛重故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人君擅私恩恣意重情不與臣下同謀卽致偏雨夜墮也不救致苦雨降萬民愁潦水絕道其救也與公道無私黨此災消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七

漢書曰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流散民家新垣平謀反之徵

又曰昭帝時秋大雨自七月至十月時帝幼雷光專政

又曰成帝時秋大雨四十餘日時王氏舉宗在朝之應

又曰哀帝時夏大雨雹又冬風雨雹其年郡國四十一處

劉文光等墳厭坎殺令長

又曰王莽地皇中赤眉殺太師義仲莽遣太師王匡討之莽兵出東都門外天大雨沾衣長安一父老嘆曰是爲泣時百姓飢莽合者莫不爲名不可

又曰四年六月光武兵至昆至弟至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之會天大風飛屋瓦雨下如注三分兵

亂敗自相殘殺睢水爲之不流

後漢書曰靈帝時夏京師大雨水其秋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將軍竇武遷太后於北宮至後平京師又雨水暴出其年竇太后崩是苦雨之應也

又曰獻帝初平初董卓逼帝入長安時入宮日大雨晝昏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男女宗族五十餘人

又曰獻帝時夏大雨水時曹操殺皇后伏氏

又曰獻帝末司徒王允殺董卓時李傕郭汜攻陷長安殺戮甚衆及收卓屍塋於郿葬日大風雨雨水從藏溢漂卓棺出於冗俄而僮汜皆被殺

續漢記曰建光元年京都及國郡二十九日淫雨傷稼是太平御覽

卷第八百七十七

八

時羌反末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又曰桓帝延喜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

又曰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中常侍曹節起兵關下武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

魏志曰明帝時大雨殺鳥雀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故有恒雨爲訖之變

晉書曰元帝時大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

又曰成帝時頻年大雨恒雷時蘇峻餘黨猶據石頭帝幼

冲權在臣下也

齊書曰明帝時王敬則爲大司馬拜日大雨洪注文武失色敬則後竟被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將寇鄴霖雨三月不止王師敗季龍于國靈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勒軍大饑相食

又曰石勒元年大霖雨滂溢衝山陷谷巨松摧拔東至于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後文鸞擊勒姚萇大敗而歸後又

霖雨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萬後有季龍篡奪之事

隋書曰魏靜帝時大雨七十餘日後元瑾荀濟劉恩逸謀殺齊文宣不遂咸被誅

又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大雨晝夜不息數十日山東大水

六云 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九

人多饑死是年匈奴來寇荊州

又曰後主天統三年積陰大雨時太后淫亂也

隋書曰文帝仁壽元年夏驟電震雨大風拔木

宣君秋始水後冷始

平明年獨孤后崩

唐書曰則天長安四年九月霖雨無雪陰凡一百五十餘日至神龍元年正月五王誅二張孝和反正方見晴霽

又曰德宗真元二十一年順宗風病王叔文用事連陰雨

不霽乃以憲宗爲皇太子太子出日卽晴傳所謂皇之不

極厥罰恒陰皆此數也

無雲而雨

春秋感精符曰失陽事則無雲而雨

牙均注曰四月純陽事失陽故無雲

也而雨

河圖秘徵曰主急妄怒失陽事則主無雲而雨

京氏別對災異曰無雲暴雨何人君封拜無功進無德則致不雲而雨暴過惡恭揚誅反受罪密雲而不雨其殺也誅疆恤弱信及兆民雲雨時也

隋書曰梁武帝雨自七月至十一月是時頻年與師士卒疲弊

又曰元帝承聖中相州賊陸納推李洪鴉為王羽儀器甲甚精徒黨勇銳時天日晴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倏然風雨時人謂為軍泣百姓竊言知敗也元帝命竟陵太守王僧辨討平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十

京房曰若出軍之日無雲而雨此天泣軍沒不還雨不沾衣名曰鬼泣其軍必敗

抱朴子曰無雲而雨是為雨血將軍當揚兵講武以應之大雨軍中甚必無功

雨土

京房易傳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天雨土

尚書中候曰夏桀無道山崩土崩殷紂時十日雨土于亳

紂章國滅

伏候古今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雨土

又曰昭帝始元二年雨土晝昏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雨土

梁書曰武帝大同元年雨土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時帝溺於佛法興造尤甚

後魏書曰世宗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時舅尙書令高肇專政俄而被殺

隋書曰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雨土四年關中亂飢諸王各謀爲逆時兩營都邑後起仁壽宮丁匠死者大半

隋書曰梁簡文帝時雨黃沙時侯景陵上其年人相食

隋書曰文帝時雨灰

隋書曰梁武大同年雨灰色黃時帝惡人勝己又信佛法捨身爲奴蔽賢絕道後有侯景之亂

大正 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十一

雨血

戰國策曰齊湣王三十一年侵伐鄰國窮兵極武外怨於諸侯內失於百姓燕將樂毅連五國兵以伐之湣王出走楚淖齒救齊淖齒會王田于博昌間地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羸博之地圻及至泉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又聞其聲齒曰王悉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何得無誅遂殺湣王以無無鬪而敗

漢書曰惠帝時宜陽雨血一項時諸呂用事殺三皇子建立非嗣退大臣王陵趙昌周昌右後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之應

又曰哀帝時山陽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

麻後二年王莽擅朝誅貴戚丁謂董賢用事

晉書曰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其後天下大兵禍流王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宮其年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鄰嘉元年二月雨血東宮其月又雨血於光極殿來年雨血平陽廣袤千里其月聰死劉粲爲斬所殺又曰後趙石遵時雨血周遍鄴城俄爲石鑒冉閔所廢遂滅石氏誅胡人

又曰南燕慕容超將敗東萊雨血俄而國亡

太平御覽

卷人一百七十七

三

又曰後蜀李勢末年天雨血俄降於桓温

隋書曰文帝時突厥雍閭可汗境內雨血三日俄而爲隋師所滅

唐書曰高祖武德初突厥處羅可汗欲侵中夏會天雨三日乃止而處羅疽發而死

雨肉

後漢書曰桓帝時廉縣雨肉似羊肝如手時梁冀專政盜賊攻掠明年梁太后崩亦敗

魏志曰公孫淵將亡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丈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其

年司馬宣王討平之

晉書曰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雨肉劉石擁兵帝竟沒遇害

墨子曰殷紂滅年天雨肉其年爲周武王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時有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宮龍形委曲地形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平陽長三十步旁常有哭聲

雨毛

京房曰邪進賢退前樂後愛金失其性則雨毛也

漢書曰武帝時天雨白毛明年又雨之時征役繁興戶口凋散

晉書曰武帝時蜀雨白毛益州刺史皇甫寔爲牙門張弘

六三御覽

卷人百七十七

三

謀害

晉書曰文帝開皇六年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六七寸其月梁仕彥宇文忻劉昉以謀反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又於揚州開山造瀆以通運衆役繁興雨毛之應雨毛

漢書曰桓帝時京師雨水其年皇后梁氏崩梁冀與妻自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涼張駿二年九月雨水

雨花

隋書曰文帝仁壽年在仁壽宮天頰雨花大者征小寸如

俞莢

又曰毛州天雨金銀花遍四十餘里

京房曰君去緣信哀厥妖雨草火失其性則草妖

漢書曰元帝時雨草而葉相繆結大如彈丸時帝外氏權

盛京房曰國破亾若雨粟人主殃

又曰平帝時雨草狀如元帝時王氏專政至於莽乃篡位

政在私門之家

宋書曰明帝大始四年雨草于宮明年魏侵青州殺大守

雨穀

史記曰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齊

京房曰雨五穀人相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四

又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

後漢書曰光武未陳留雨粟形如稗實

雨魚

漢書曰成帝時雨魚長五寸已下時王氏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蜀李期末年大雨魚於宮中其

色黃其年爲李壽廢殺之

又曰夏嚇連勃勃鳳翔元年五月雨魚於統萬時典役尤

爲甚

雨蝻

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蝻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

暴虐賦歛之應

雨錢

廣五行記曰後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黃尋家貧忽風雨錢飛至家後巨富錢數萬其後被誅

雨水銀

隋書曰文帝仁壽四年八月仁壽宮內再雨水銀又陝州雨水銀奏高祖高祖知非祥其年太子逆殺漢王諒舉兵天下將亂之應

雨金

史記曰晉惠公二年雨金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

雨續

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會稽雨續委於山澤續如麻紵脆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七

五

似地毛至八年大餓橫尸原野

雨帛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張仲舒晨夕輒見門側赤氣赫然空中忽雨降羅於庭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廣長與羅等紛紛甚仲舒惡而焚之舒經宿暴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八

咎徵部五

雪

不時雪

赤雪

霜

畫霜

雹

霧

黃霧

赤霧

黑霧

虹霓

白虹

紫蜺

雪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宣以為昭公娶吳婚於同

姓董仲舒以為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漢書曰武帝時十二月大雨雪人凍死時衡山王謀反廢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而殺之

又曰元帝時十一月齊楚大雨雪深五尺時石顯陷魏郡

太守京房殺之

又曰王莽天鳳中地震大雨雪深一丈竹栢枯死其年鄧

郃女子呂母為子報讐黨至數萬時天下大亂飢

晉書曰吳孫權時正月大雨雪平地三尺鳥獸死者大半

將軍全淮南戰死者數十萬

又曰孫亮時春天雨雪震雷既雷則雪當不復降而亮見

廢

宋書曰孝武時大雪平地二尺明年虜侵冀州

後魏書曰世宗太平貞軍八年北鎮大雪人畜凍死時正

嚴急司徒崔浩濫被誅

不時雪

左傳曰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弑之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弑死雨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迺近象陰盛氣也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夏雨雪

京房曰夏雨雪臣爲亂

漢書曰文帝時六月大雨雪後二年淮南王長謀反遷蜀道死

又曰武帝時月雨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翟嚴青座與三長史棄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二一

又曰成帝陽朔四年四月二日雨雪燕雀死後二年許皇后廢

晉書曰武帝時大雪其年吳將步闡敗死傷甚衆後死又八月大雪折木

又曰穆帝時八月大雪人馬凍死時政由臣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祚和平元年大會黑風晝闇五月雨雪行人凍死祚廣征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時入千里張掖人王鑾上書諫言軍不可行日有大變祚怒爲妖言斬之祚與嚴展吳純升飛鸞觀征虜趙長校尉張璠入謙光殿拜張玄靜爲生咸稱萬步祚愕然便下曰欲殺我然長曰然遂刺祚傷額殺之

又曰後蜀李雄以晉咸康六年八月死死之日宮內積雪
自外則否

石虎鄴中記曰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萬人營華林苑至
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
非時天降此變虎誅起部尙書朱軌以塞天災

廣五行記曰梁武帝時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時義州刺史
文僧朗以州叛於魏大同中七月青州雪害苗稼交州刺
史李賁舉兵僭號

後魏書曰靜帝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北齊神武發卒十
萬築鄴城又有無君之心

又曰武定時二月大雪人畜凍死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三

隋書曰北齊武城河清元年二月大雪連日南北千里平
地數尺時匈奴與周師入荊州殺掠萬人

又曰武城任用和士開至後主復寵之隴東王胡長仁兄
舅之尊欲卽政被開士所譖出爲徐州刺史武平二年三
月天忽降雪一尺餘時生苗已出雪覆之隴禾頭後微萋
而不死百姓相謂曰禾不死隴東長仁在齊州密遣刺客
殺士開事發敕遣使於齊州賜死則及隴之驗

赤雪

晉書曰武帝大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霜

漢書曰武帝時四月霜殺草木是時天下戶口減耗

又曰元帝時三月九月隕霜殺稼時引恭石顯專政迺逐忠烈進用邪佞

又曰王莽天鳳六年四月霜殺草木則專政已致至地皇四年秋霜關東人相食馬適王匡等起兵羣盜大亂

晉書曰武帝時八月霜害豆又五月鄖雪傷穀時大舉征吳又五月霜殺桑麥時王溶大功被陷無辜

又曰惠帝時三月霜傷木五月雨雹時賈后廢愍懷

太子

隋書曰梁武帝時三月六月降霜殺草時發卒拒魏百姓勞苦

唐書曰太宗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至四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四

年爲僕射李靖所滅

晝霜

隋書曰北齊武城時晝霜下其下日傳位於太子緯

雹

京房易飛侯曰雹下盡樹木枝害五穀者

禮記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左傳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出入也時今棄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郭子玄中記曰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

井狀深不測至春秋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入常以柴
奠之柴不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

陳留風俗記曰雍丘縣夏后公祠有神井能興電霧

伏琛記曰安丘城南三十里有電都淵其電或出亦不爲
災異

西京雜記曰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曰陰氣協陽也
涼州異物志曰有一大人生于北邊

在丁令北
五百里

偃臥於野

其高如山頭脚成谷橫身塞川

長萬餘里積脚
之間乃成大谷

近之有災

銅雹擊之也唯可遙看不可到下至則雷電流銅鐵之丸
爲電以擊殺人

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電者氣之化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九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有九澤有積雪電

孔叢子曰永初二年夏河西縣大雨雹皆如椀杯大者或
時殺畜生雉兔折樹木於是天子責躬省過

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曰俗說文帝時天下斷獄三人米
一斗一錢有此事否對曰不然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三
尺尋景帝代之不可爲昇平

歷代紀曰石遵襲位於鄴暴風雨震電雹如斗其大武殿
及兩廂端門光豔照天金石皆消爲火月餘乃滅

紀年曰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九年秋時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

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精凝爲災異昭公

晉陰精用密故災

史記曰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動及孝王崩厲王立王室大亂

漢書曰宣帝太始中山陽濟陽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飛鳥牛馬皆死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皆伏誅八月霍皇后廢成帝時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死時王氏專政

又曰王莽時雨雹殺牛羊莽殺其少子咸時天下大亂百姓窮愁起爲盜賊

後漢書曰安帝初元四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鷄子殺六畜時鄧太后以陰事盛於陽政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六

又曰獻帝初平四年六月扶風雨雹大如舟殺人時天下潰亂曹操專政帝臨虛器

吳志曰孫權時雨雹權聽說太子和見廢

晉書曰武帝時五月雹傷禾麥壞屋時王濬有大功被陷帝不斷陰協陽之應

又曰惠帝時六月雨雹深三尺時賈氏專政遂廢愍

又曰元帝時風雨殺人時王敦擁兵不朝內外戒嚴

又曰明帝時京都大雨雹鷲死

又曰四月大霖雨是年蘇俊爲亂張祚在京州

又曰穆帝時六月雨雹大如升後四年張祚在京州爲宋

混所滅

宋書曰文帝元嘉三年十月 月盱眙雨雹大如雞卵明年
冬太子召兵亂

隋書曰梁武帝大通中四月雨雹時帝數捨身作奴爲沙
門所制陰協陽之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
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行雹起西河大如鷄子平地三
尺灣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
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
也歷代所尊故有此災

又曰石遵時雨雹大如孟升立百餘日爲石鑿所殺鑿爲
冉閔殺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七

隋書曰陳宣帝大建二年六月八日大雨雹十年四月十
六日又大雨雹始興王叔陵刺後生於喪次據東府反俄
而伏誅

霧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

晉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大霧步武不相見會稽王道子專
政之應

國志歷曰晉除和元年三月霧殺桑果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帝子業景和年中卽僞位其日雲霧
四合旬日被殺

齊書曰武帝時大霧竟天如煙人人眼鼻後二年皇太子

死

後魏書曰靜帝武定年冬大霧六旬晝夜不解明年常時
荀濟華山王大器及元思僅等謀殺大將軍高洋事洩荀
濟等並戮於市

隋書曰陳後主末年正月朔大會郡官大霧四塞人眼鼻
辛酸明年降隋

陸機別傳曰機被誅曰大風折木天地霧合

抱朴子曰伊尹受戮大霧三日

兵書曰霧四面圍城必有兵到城下不出其月

黃霧

尚書中侯曰傑爲無道地吐黃霧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八

漢書曰成帝初卽位封舅王鳳王根等五人關內侯其
月黃霧四塞終日竟夜督地者妬土塵奪日光王鳳等
八懼

又曰王莽天鳳元年六月黃霧四塞其年綠邊大飢人相
食

晉書曰惠帝時冬黃霧四年六月乃止明年趙王儉篡位
時朝昏兵亂帝屢蒙塵

又曰明帝時初頻有黃霧四塞時黃敦害尚書刀協僕射
周顛

又曰穆帝時涼州黃霧下如塵時張重華納譖後年重華

死嗣子見

又曰孝武帝時初黃霧四塞時會稽王道子專政親近佞人
又曰安帝時黃霧昏濁不雨時桓玄謀逆帝返正頻年大霧時帝室衰微臣下兵反土地非君之有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大寧元年十一月黃霧四塞王敦之應

宋書曰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黃霧四塞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茂四年正月黃霧四塞其年茂死

又曰前趙劉聰元年十月聰將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夜人不相見固軍大敗

入云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九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四年黃霧四塞氛陣族天十月大疫死

赤霧

春秋運斗樞曰血濁霧天下小冤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二年正月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又延昌元年黃霧蔽塞時帝舅肇擅權矯詔害諸王公之應

黑霧

晉書曰愍帝建興二年春霧著人如黑連夜五日時天下兵起後二年帝降劉騷

又曰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

十一月王敦舉兵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黑五日而正後三年聰子粲殺其弟

虹蜺

易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公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倡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者似人君心在房內不循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姿而不制故曰女謁亂公

京房易妖占曰虹出君池若飲君井其君無後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僞則九虹並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攻之應

京氏別對災異曰虹蜺近日則姦臣謀貫日則客代主其服也釋安樂誠非常正服 入賢良

漢書曰虹蜺陰陽之精

又曰雨蜺下厲燕王旦井中飲井水竭其後誅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惰所御溫德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 龍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紫蜺

太玄經曰紫 圍日其疾不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八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咎徵部六

晝昏

陰

早

寒

疫

晝昏

爾雅曰陰而風為暝

史記曰晉烈公二十三年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明年太

子喜出奔也

後漢書曰獻帝時白晝晦董卓擁兵發帝陵

晉書曰魏高貴卿公時司馬宣王討兵儉大風晦暝行者

傾伏劉向以為正晝而冥陰制陽臣制君之象儉敗見詠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一

又曰晉元帝時京都晝昏風雲並起時公室卑弱

又曰懷帝永嘉四年日中昏後劉曜寇洛川王師敗績帝

蒙塵于平陽

又曰孝武時大風晦暝其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奉符堅時大風從西來俄而晦暝

恒星皆見後為安石所敗

又曰南燕慕容超大上四年超祠南郊大風暴起天地晝

昏至七年超為晉符劉裕所滅

宋書曰孝武時景陵王誕鎮廣陵將入城晝晦因反見殺

又曰晉安王子勛即偽位拜安陵王子綏為司州其日晦

暝俄動被殺

隋書曰梁元帝承聖中日晝昏天地昏暗明年爲西魏所
執遇害

陰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崩無嗣徵昌邑王賀賀嗣位天陰晝
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
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更
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
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
臣下有謀光安世聞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后數日卒
共廢賀此常陰之明効也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二一

晉書曰吳孫亮時沉陰不雨三十餘日時將誅孫綝謀泄
綝以兵廢亮

又曰孫皓時久陰不雨太史奏將有謀陰皓驚懼時陸凱
筭欲謀廢不遂皓旣四虐羣下多懷異圖終降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時久陰不雨俄而苻堅廢
而殺之

隋書曰文帝開皇末久陰不雨是時獨孤皇后與楊素謀
廢太子爲庶人而后殺之立晉王廣爲太子

唐書曰睿宗光大二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
三日誅竇懷真等十七家方晴

尚書洪範咎徵曰借恒賜若若行借也

禮記檀弓下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曰天久

不雨吾欲曝厓而奚若厓者面向天與天哀而雨也曰天則不雨而曝

人之狀子虐無乃不可乎餽疾之人所哀暴之定虐然則吾欲曝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無乃已疏乎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

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喪禮也令徙市是憂戚于早若喪也

左傳僖公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厓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勸勸分分勸分齊齊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厓何

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去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

飢而不害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三

又昭公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于桑山有事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于山藝山林藝養澆而斬其木其罪大矣陰

之官也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

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殺君而立有

危亡之心而下有悲勤之氣外結大國娶于齊以爲夫人

后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之意下得大國

之心則有充陽之心以御臣下與刑臣之役以勞百姓則

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也

又曰魯宣公十年秋大旱是時公與齊伐萊夫代國亢陽

節也師徒百姓所不欲也故應是而大旱也

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旱為災也旱之為言乾也萬物傷于乾而不得水也君持克陽之節暴虐于下與師旅動眾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驚馬

力役不興馳道不備馳道君所行行道祈以幣王有王所請用幣及王不見牲

也祭祀不見不縣不作樂也祀以下牲常用大牢者用少牢其賢君自貶以

救民之禮也

史記曰紂末年大旱俄為武王殺滅

文本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又曰晉莊伯元年不雨雪二年翟人俄伐翼至于晉郟

又曰共和十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收又火旱其

年周厲王奔彘而死立宣王

又曰魯莊公十年冬不雨是歲一年三築臺于郎夏築臺

于薛秋築臺于秦

又曰僖公二年三月春夏不雨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

而二公國人攻之慶父桓公子莊公弟二公謂子船及閔

公

又曰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伐宋取彭城以

封魚石八年九月大雩季氏盛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晉使

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公自應之

又曰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公居喪不哀亢陽失象之應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朱邑來奔莒怒伐魯十六年九月大雩昭公夫人薨昭公不戚又大蒐于蒲魯有大哀公無戚容殆其失國二十五年九月大雩旱甚又劉歆以爲時君與季有隙昭公伐季氏爲季所敗出奔齊

漢書曰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水絕先是發男女十四萬人城長安

又曰文帝立是秋大旱其年濟北王興居反伏誅五年春天下大旱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周亞夫劉禮徐厲等出兵

又曰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年衛青李廣公孫賀爲四將軍出匈奴元光五年春大旱下十餘萬衆征匈奴元狩

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中頻大旱是年李陵沒正和元年夏大旱閉長安城門大搜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死

又曰宣帝始本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二十萬衆征匈奴趙充國等爲將

又曰和帝時夏旱傷苗稼其年武陵蠻陳飯寇金城

又曰順帝時京師旱揚州六郡賊寇四十九縣殺其長吏

又曰桓帝時京師旱郡國飢疫人相食明年皇后崩梁冀用事尤甚

又曰獻帝興平元年秋三輔旱人相食骨白委積郭汜改

李儼矢及御前李儼逼乘輿幸其營壘

魏志曰有白毛玠出見黥反者妻子面玠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急當陰霖何以反旱玠遂黜免

晉書曰武帝大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常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喜常芝季徹等並在散職

又曰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鄉校諸葛等女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行人悲酸是使積陰生陽之應

又曰永寧元年春夏郡國旱是年上封趙王倫六旬之中

太平御覽

卷人百七十九

六

數十戰死者十餘萬

又曰懷帝永嘉初大旱河洛漢晉可涉是年東海王鉞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殺之又劉元海石勒王彌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川

又曰明帝時夏大旱是時王敦有石顯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

王隱晉書曰愍帝建興四年丞相庾督令軍史淳于伯刑於建康市百姓誼譁咸曰伯寃於是大旱三年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咸和十六年夏旱七年秋旱冬旱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亦舒緩之應

又曰隆安二年冬旱且寒甚四年夏五月秋旱時孫恩作

亂桓立疑貳內外騷動兵革方興

又曰太元二十年冬無雪亦猶春秋之無冰恒燠之罰也是時任會稽王道子縱酒宴樂不郵政事舒緩之應也

宋書曰武孝時頻年大旱人飢死者十有六七時帝造明堂又大興師徙南廵枝獵盛自矜大故旱災

梁書曰武帝時大旱米升五千文人多餓死時與魏交兵前后連年百姓勞弊

魏書曰靜帝天平元年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魏戰於沙苑死者數千人

又曰武定年冬春大旱西魏師入洛齊神武親帥軍大戰於比邨死者數萬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一

七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夏大旱時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乾明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千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

又曰后主河清二年夏大旱突厥二萬衆毀長城寇柏州內外肅嚴

又曰隋煬帝時大旱人疫死死人如山明年楊玄感反于時羣盜蜂起天下離叛之應又發卒百餘萬築長城百姓失業至十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至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下不雨久矣民

皆有飢色吾使人求之崇在高山廣澤寡人欲賦歛以招靈山可乎羣臣皆莫對者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不雨髮將枯身將熟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旱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亡民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試避宮殿曝露與山河共憂其幸而雨景公卽出曝露三日天果大雨

隋巢子曰幽厲之時天旱地折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卓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是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八

韓子曰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徙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烈帷幕破俎豆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公之身遂病焉

師曠占曰歲旱草者蕪藜也

京房別對災異曰久旱何人君無施澤惠利于下人則旱不救蝗且害穀人君亢陽暴虐與師動衆下人悲怨陽氣盛陰氣沉故早萬物枯死數有火災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或云誅讒佞

之臣於市則三日之內雨降於天矣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百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
三是罪犯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直行耶
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甚也

黃帝占曰月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

寒

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遇逆命厥異寒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

史記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大寒人凍死時嫪毐及大臣二
十餘車烈以殉夷滅宗族迂四千餘家於房陵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大興四年冬大寒民凍死是時王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九

肆亂天子弗能禁

魏書曰靜帝時平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

疫

史記曰秦始皇三年蟲起東方蔽天而下半年爲大疾

漢書曰哀帝永初六年夏大疫疫者邪亂之氣所生延光

四年冬京師大疫有絕門者人心恐懼

又曰恒帝元康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月廬江又疫

獻帝建安二年十二年大疫至二十五年禪位於魏

晉書曰魏文帝黃初四年三月越詩天疫死者數萬

又曰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大疫蜀相諸葛亮出斜谷于渭

南父青龍三年正月京師大疫

六韜曰人主好聚斂人則多疫死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九

十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谷徵部七

地震

地裂

地陷

地凶

土踊

地生毛

地震

京房易占曰地動陰有餘

左傳曰南宮極震

南宮極王子胡之卿土

畏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止公極震

死為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

震天棄之矣

西王諸子傳也子朝居王城故謂西王

東王必大克

東王敬王居狄泉在

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一

史記曰周幽王三年三川震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

地之氣不過其序亂人兆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昇於是地震陽失而在陰川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

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如二代之季其川原又塞塞

必竭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為周襄王失道

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強盛

將動為害

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則必震於水水則波於木木則搖於

屋嗣子無德臣專祿不順則動已陵水湧出

又曰魯襄公十六年地震其後崔氏專齊梁盈專晉良霄

傾鄭闢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又曰魯昭公十九年城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

又曰昭公三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邾黑肱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尼見棄而季氏強

又曰趙幽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爲壤地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秦滅之

書曰惠帝時地震隴西壓四百餘家時諸呂用事

又曰武帝時地震壓殺人明年皇后陳氏廢宣帝時地震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一一

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瑯琊瓌宗廟城郭殺人千餘後又京師地震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國殺四百餘人後霍顯禹反誅清河遷房陵皇后霍氏廢

又曰元帝建昭四年藍田地震沙石流擁灞水安陵岸崩擁水水逆流時石顯用事

後漢書曰光武時地震裂至後年南郡蠻武陵蠻叛後詔捕土侯賓客死者數千人陰氣盛之應也

又曰和帝時郡國十三地震時將軍竇憲謀逆伏誅後又地裂及震其年北海王威有罪自殺

又曰安帝郡國時年十六地震明年郡國有十二地震京師人相食帝冲幼鄧氏執政後又郡國九地震明年海賊

張伯路與平原劉文何周文光等叛攻殺令長后三年郡國十八地震淮南人飢明年鄧太后崩帝失政

又曰順帝時京師頻城震岸崩及地陷其年吳郡丞羊珍友郡府后二年涼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是日徐楊賊攻燒邑城殺掠民吏

又曰冲帝時京師地震三郡沙湧土裂時帝年二歲母后臨朝羣盜大起發掘憲陵攻燒城邑

又曰桓帝時京師地震荆楊人多飢死后又震憲陵寢屋宮廟瓦落盡時梁冀專政

又曰靈帝時地震海水溢又震鴻都府門時閹豎專政

又曰初平二年并州牧冀卓焚燒洛陽挾天子遷長安自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三

爲太師號尙父京師地震卓問著作郎蔡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又太史上言當有大臣戮死卓遣人言太尉張温以袁紹交通遂殺温二年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及卓將呂布謀誅卓殺之

又曰獻帝時雍州地頻震三輔大旱粟一石五十萬人相食

續漢書曰建康元年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時順帝崩太后攝政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塚柳尙書樂巴諫太后怒癸卯詔狀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漢獻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

故轉運于上地爲陰故安靖于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綠蓋晉書曰魏明帝時京都地震隱隱有聲搖動屋瓦明年公孫文懿叛自立魏高堂隆曰地震者臣下強盛地故震動冀所以警懼人生不可不深思是災及少帝繼廢竟禪晉又曰齊王芳時頻年地震時黃皓專政闈宦無陽施猶婦人也此皓見任應是年終蜀亡

又曰吳孫權時頻年地震時呂氏專政又權信讒廢太子和隲上書曰伏見按事吹毛求疵欲陷人以成其威福故連

又曰晉武帝時頻年地震是時賈充楊駿遁掌朝權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四

又曰惠帝元康四年郡國地震淮南洪水出或山崩地陷壞城府殺百餘人此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大僕擅權陰道盛陽道衰微之應

又曰愍懷帝時頻年地震時司馬越專政石勒寇汲郡又曰元帝大興元年頻地震或水湧山崩殺人時江南淮北有大兵劉曜石勒僭位

又曰成帝時咸和四年頻年地震時蘇峻作亂

又曰穆帝永和九年十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雞雉皆鳴時帝幼母后專政石季龍僭號王師頻敗

又曰十一年四月五月又頻地震是時姚襄入許昌百姓愁苦之應及海西公簡文孝武時皆頃地震是時人生

弱爵小弄權兵后連年海西見廢

又曰孝武太元元年夏震合章殿四柱并侍者二人后年符堅畧襄陽

又曰安帝義熙年頻地震或有聲如雷時太尉劉裕謀逆宋書曰孝武大明元年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動彭城有墻四百八十丈墜傾兗州地裂泉湧二年不已其后兗刺史夏侯祖權卒

齊書曰廢帝東昏侯時地震一年不止其年護軍崔惠景反兵圍城帝閉門以拒之

隋書曰梁武太清三年八月侯景舉兵反於豫州登壇歆盟地震及圍城死者大半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五

又曰太清三年建地再震時侯景自爲大丞相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建元元年三月平陽城震崇明觀陷爲地水赤氣漫天有赤龍奮迅而去十一月地震二年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聰死子粲立爲劉曜所殺曜自立

又曰前秦符堅時秦雍二州地震裂泉湧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俱而愈修德政爲俄而符雙等伐長安尋爲戰敗

又曰后秦姚泓時秦州地震三十二殷殷有聲山崩舍壞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后宋

高祖

長安人執于

建康斬之

又曰姚興四年所在地震前后一百十五六公卿百司披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非也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宐悉冠履復位後魏書曰太祖武天賜六年夏地震其年帝愛姬萬美人與清河王紹通作亂帝殺紹萬美人殺之

又曰宣武延平元年泌州地震陷殺人甚衆又累年泌州秀容敷城雁門山鳴地震不止其年幽州沙門劉僧紹反明年胡太后臨朝後天下大兵太后少帝爲爾朱榮投於河

隋書曰北齊武成清河年并州地震是時和士開專恣之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六

又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以晉王廣爲皇太子將冊之夜裂風大雪地震山崩人舍多壞殺人太子卒與僕射楊秦弒帝

呂氏春秋曰周文公寢病五日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主也羣臣皆悲曰請移之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文王曰我必有罪故天示此以罰我令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不可無幾疾瘳矣

地裂

尚書說曰黃帝將亡則地裂

春秋考異郵曰臣恣盛地裂圻

戰國策曰齊閔王奔莒淖齒數之曰羸博之間地圻至泉

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地圻至泉地以告也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乎乃殺之

紀年曰夏桀末年社圻裂其年爲湯所放

後漢書曰安帝時緱郡地裂後郡國地圻或泉湧越雋夷殺長吏燒城邑

又曰南地圻長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又洛陽新城地裂

又緱氏地陷裂

京師地陷時主幼冲

宦者用事

又曰建康元年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城

又曰冲帝初卽位熹順帝是日雁門京師太原三郡地震沙湧土裂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七

又曰桓帝時河東地裂明年京師雲陽地震時閹豎用事皇后梁氏崩後八年緱氏頻年兵革又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下獄又上黨地裂是時寇賊彌盛

又曰靈帝時河東地裂十二處長十里是時閹豎用事政在私門

續漢書曰和帝永和七年趙國易陽地裂

京房易傳曰地圻裂者臣離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西秦伏乞乾歸太初十九年苑川地裂後四年乾歸爲兄子公府所殺

抱朴子曰軍中地裂急徙居否則軍敗地震心大戰或有

墨子曰三苗欲滅時地震圻泉湧

地陷

今古五行記曰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為大澤深九丈其年為湯所放

晉書曰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陷其年七月殿前地陷方丈深數丈中有破瓶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立王室大亂

又曰惠帝時五月城中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又地折家人陷死八月地陷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人大飢又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六丈長百三十丈大水出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八

人時賈侯亂政又夜暴雷雨賈謐齊屋柱陷入地壓床帳明年謐誅天下兵亂帝室從此微矣

又曰懷帝時洛陽地步廣里地陷出鴉三又當地裂廣三丈時三百步時司馬越專政王室離散死者萬計

又曰安帝時山陰地陷方四尺有聲如雷後二年西明寺門穿湧泉毀門太尉劉裕矯詔殺害朝士俄而禪宋

隋書曰梁武帝普通二年始興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深三十丈侯景篡梁昇御牀脚陷八地後景被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天錫三年四月延興地震陷

水出

又曰前趙劉聰永光年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中常侍

上沉中宮僕射郭倚皆寵幸用事聽遊晏後宮或百日不出沉等奢僭貪殘賊害良善御史大夫陳元達諫聰不從元達自殺

又曰前漢姚泓永和元年秦州地陷裂巖嶺崩墜人舍壞是年爲宋高祖所擒斬於建康市

又曰前秦苻堅末年洛陽地陷堅後伐晉敗焉

又曰安帝末年桓玄篡晉昇太極殿殿無故陷旬月宋高祖殺之

又曰北涼沮渠茂乾永和七年太廟階陷六月城門崩其年九月茂乾面縛降于魏

又曰西涼李歆嘉興元年三月燉煌謙後門陷至四年歆太平御覽

爲沮渠蒙遜所敗

卷八百八十

九

又曰夏赫連勃勃鳳翔七年六月太廟陷其年八月勃勃死

隋書曰北齊後主承興年穆后如晉陽向北宮辭太后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半沒四足是年齊滅后與帝俱入長安

又曰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十二月洛州乾陽門內地陷周濶丈餘至四十年帝遇殺天下大亂

異苑曰晉武帝太康五年宣帝廟地裂陷梁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末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煌絕之祥也

漢書曰光武時岑彭伐蜀去成都數十里北營有地名曰彭亡彭聞之欲移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詐爲逃奴刺殺之

魏志曰太祖圍呂布大司馬楊固救布屯兵射犬巫誠之曰將軍自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明日遂戰死

晉書曰建業太社西宮地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吳后主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顛宅顛爲王敦所害后爲冠軍將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后爲索悅宅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爲武王司馬秀宅秀亦凶至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質宅及質見殺故代稱爲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十

地凶宋吏部尚書王倬綽常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居爲元凶所害

土踊

紀年曰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漢書曰成帝河平四年臨淮縣土踊起高二丈時王莽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實五年祁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皇甫晏爲益州刺史西討屯兵人咸死之地生白毛俄被牙門將所殺

又曰成帝時地生毛時天下大兵而中原擾亂百姓疲怨又曰孝武時京都地生毛而氐賊圍繞襄陽彭城征戍連年解又京都地生毛符堅滅后人勞役後又江陵交戰不解

又曰安帝義熙十年地生白毛連年征討勞擾之應京房曰金失其姓地生毛以爲人勞之應

常璩華陽國志曰晉武帝太始八年蜀地生毛長七八寸生數里李勢欲亡地又生毛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七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漢姚興時乞伏乾歸鎮州地震生毛而乾歸太初十九年七月爲兄子公府所殺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十五年龍城地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讚謀反伏誅

隋書曰梁武帝大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時築浮山堰功垂就而潰百姓苦之

又曰陳后主末年地生白毛時公役不息卒爲隋滅

又曰北齊武城清河年初滄州及長安地生毛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役焉

唐書曰則天天授初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者長尺餘或遍居人床下揚州尤甚大如馬尾焚之如毛氣著作鄭緯

宛寓于揚州親撰之其年稱制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

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終

吳興陳杰分校

神鬼部一

又樂府神上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毛詩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又中庸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成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一

可射思

又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

神

又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

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

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又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左傳莊公曰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
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
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於民而聽於神神屺莘
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嚚曰號
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明聽正直
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又宣王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於川澤山林不逢不
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又昭元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私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此何神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二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閻伯季曰實沈居於曠
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
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汾諸川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

又昭三曰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敢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國語曰虢公慶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河
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史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天示君戒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鄭公孫僑告其族曰
衆謂虢不文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昔夏之興
祝蠲降於崇山其亾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機次
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
也社伯射王於鄩今則丹朱之神也虢其亡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三

又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受衣食
於民不愛牲土於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
後神降之福今將惡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取民弗歸
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
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止與之莫吉卜請
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犢而
藏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裏
正其志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達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共
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爲殿騰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

龍魚河圖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爲大社之神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爲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爲先農之神大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四

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姓鄒名尙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騫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趙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明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行三

節七莫通曰爲我以是遣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恤余霍太山之陽侯天使也三日丙戌子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子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戰神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侯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人可至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卜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五

稽其山

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於道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曰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餘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復會早來良半夜往有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

一編書曰讀此當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投城下石右既去視其書卽太公兵法也

又郊祀志曰秦文公九年獲若石云於陳蒼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嘗數來以夜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七云野雞夜鳴

又曰始皇遊海上作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四時主

又曰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庠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六

又曰亭人繆忌奉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又曰遊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鬼而下之上召置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七少瘡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瘡遂起幸甘泉病良以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語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嘗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有置壽宮北宮恨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盡法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又曰公孫卿言見神人於東萊山若云故見天子天子於

是幸侯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大人迹云

又曰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卿坐拜者或言益周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又曰谷永說成帝曰昔周使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道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費童兒童女人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七

感鬼神事而問鬼之本說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席焉

後漢書曰光武渡呼沱河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光武卽馳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目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入十餘頭白求寄避雨上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陽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因出囊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異比千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昔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班超至於真黃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信俗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馬騶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

太平御覽

卷人百八十一

八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續紡遺中書郎李崇賫輔國將軍羅陽縣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何注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陽貨肴有人于市買其肴而云無值家近有此可隨我取利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止猛且任樹下當先啟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床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償畚值遣人送猛出旣顧視乃嵩山也

晉書曰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
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力量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歛見輜車
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
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
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由處果復相見人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
語訖而去子卽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
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九

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
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九

晉書曰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

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力量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歛見輜車

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

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

鬼神部一

神下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爲雲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伯水中之神高歡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周山畱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曰是狗肉便了事如何階級

齊書曰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復上聽事又於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二

一

南史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毀撤神影瓌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舍宅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解每酬祀盡懼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

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猷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
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
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欲及曰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
時廟中請所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
是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僧屯霍邑以拒義
師會零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
山神使謁唐冀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吳當濟師
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陀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引入帳
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隣人共視之狼
頭人巴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三人追者
告其故二人曰我則神人也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
懼而退走延陀竟敗於鬱督軍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依靈將空歎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凌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蹙然
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視前人乎左右

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

其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豈有人君此平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而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臯走馬前
示前道也袿衣示前有水也右袿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
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
至袿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若此寡人之罪久矣

墨子曰鄭繆公處平廟有神人門身烏素服曰帝饗汝明
德使錫汝壽十年有九公曰敢問神明爲何曰爲勾芒
韓子曰齊人謂齊王曰河伯水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
使王遇之乃爲壇場于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問大魚
動因曰比河伯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三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
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山海經曰豐山有神耕父處之常游請洽之淵出人有光
又曰崑崙山神貌若虎身長九首人面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丈千里其
眼乃晦其視乃明雨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公於冀州之野蚩尤請
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鬼止雨遂殺蚩尤鬼不
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決存真泥九百節皆有神髮神蒼

華字大元腦神精根字泥九眼神明上字英玄真神王靈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為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為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為玄武

龍魚河圖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為大社之神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為兩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為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為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為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

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治名麟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中央嵩山君神軍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姓鄒名尙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邢東海君姓馮名脩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間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趙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明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矯女目神名珠跌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為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過從後至於

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遇
行三君天神當見尊顏相爲進酒永先投杯但澹澹不
耗厲聲曰江君將興當相伐耳援劍忽然不見良九有
蒼牛鬪於岸有項永還謂官屬令相卽日南向要中正
白世伐綬也還復對鬪主薄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
無復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
故曰吾太山之神婦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致以
疾風暴雨過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

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通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感陽一山石盡起若九嶷之類狀亦相隨而
行去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赤至今猶爾
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求
與相見海神荅云後與之約莫圖我乃從石塘三十里相
見左右巧人以脚畫牙爪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
東海度朔山上亡桃樹下簡閱百鬼鬼道理妾與人神茶
與鬻壘縛以蘆索執以石虎

幽明錄曰阮瞻常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
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
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
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人惡之年餘卒

又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

忽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進白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輒 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遇厲病而卒

入曰阮德如常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卽赧愧而退

又曰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大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著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再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旣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列台司後皆如母言

又曰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璩叅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牕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楊起宇聖卿少時病 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注所劾輒劾爲日南太守每至廁上見鬼頭長甚度索君曰索盧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十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青

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頭額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放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謂爲妖言後累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爲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

幽明錄曰晉孝武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中水神名曰淋涪君也若善見侍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碍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暴崩皆呼此靈爲禍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列異傳曰費長房能使臣候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詩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卽大雨

異苑曰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逐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有穢處

世說曰吳興徐長夙與飽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翁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

問其故荅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
遺籙遂退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
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曰浦夕之後精神恍惚君有所喜
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王曰其狀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諸好
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矣瓌恣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
爛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皓若明月舒其光須臾
之間美貌橫生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燦爛文章王曰若
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

王符論曰今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八

事神以欺誣細人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增重禍祟至於死
亡而不知誣所誣反恨事神之晚

陳思王洛神賦曰觀一麗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
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
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
何臣願聞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遊龍榮耀秋菊華

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揚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皓若太陽升朝霞迨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余情
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

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易曰復而後盈而國

又曰時以氣來貞

五則莊子曰香侯曰子且見夫天

公祭曰彭生敢是射之家人在而

又孫公曰昔

賦宜供而告

時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二

九



而不知

思其

口而

而

何

之

之

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鬼神部三

鬼神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又曰睽孤見豕負塗戴鬼一車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主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重傷足喪屨

又僖公曰晉侯改葬恭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斃於韓

又文公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爲失

禮

又宣公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又宣公曰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及疾病則曰必爲殉及卒顓嫁之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又成公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八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又昭公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又昭公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
大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二 二
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杜宮而謀亡曹曹叔鐸請待公孫疆于之旦而永之曹曹之戒其子曰我死爾振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崑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棄論語曰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遂乃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是也

漢書郊祀志曰既滅兩粵人虜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郊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漢書曰田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使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好淫祀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若發病且

死先爲牛鳴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遂斷絕

又曰宋均爲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又曰劉根者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若有神可顯一驗根曰頗能令人見鬼耳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祈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可叩頭爲吾陳謝祈哀驚悲哀頓首請罪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之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

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持自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稀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里那得朝發今到杜答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人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節在市上晝見韶自外入乘馬黃疏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

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卽求去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不改葬別自敕見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見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流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使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足矣節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聞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

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耶凡有八人鬼之聖者梁成賢吳者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耳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骸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則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墓美墳死者樂乎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改墓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韶欲去晉之閉門下鎖鑰韶爲之少住韶與節見門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官職不暇得來也節執手乃別自是遂絕

續晉陽春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椽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彼命至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晉書曰周訪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晉陽春秋曰符堅末敗表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

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廩已而妾

見形與豹言翼日而卒

後魏書曰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瀾波津令爲之水縮脉月餘夢有石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深以草往插而導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宋書曰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貧窶九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暭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玉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老子事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六

莊子曰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疾數日不出齊士有王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水有罔象丘有畢山有夔野有徬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

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扶邑丈人布之市醉而歸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醉而譙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爲不慈哉我罪汝道苦我何故其子伏而觸地曰孽無此事也其父信之日謫是必奇鬼我故聞之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革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二

七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則鬼夜哭

風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椽婦產男及爲北每相吏周先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選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待祠主簿事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座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彿堂東西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問妻曰何以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質聲氣喜學似我公欲死爲作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嫗乃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

其家迎其女女嫁爲賣餅者妻後適隴西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抱樸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常時以晦夜出行壯郊炎火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帝少女一名夜道一名鈞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烏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不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得衣亦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八

飛去

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盡日不開至暮卽有人語有青火色

又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鬼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銷也

又曰西方深山人焉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惟不畏人止宿喜依火以灸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山摻其者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焗焗而山摻皆驚犯之令人

寒熱

齊諧記曰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

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荅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畏王韶之始興記曰邕水內有一處曰龍口甚神明經退莫敢居視然載什物置之不守可經月人及鳥獸無犯者淮地記曰按古獄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稱猴聳鼻高額青軀白首金日雪牙頸伸百丈力逾九象禹受之庚申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鎖龜山之足進水乃安流注于海

華陽國志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爲天彭門髣髴若見神遂水上立祠三所喪江作壩穿郫江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天下謂之天府也冰又作石屏五頭以厭水精時青州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至南安觸山崖水脉漂蕩破害舟舡冰乃發卒鑿平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迄今蒙其澤

漢武故事曰上祀大時時常光明昭長安城如日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郡國志曰陵州仁壽縣有陵井出鹽井傍王女祠初女無

夫後每年取一少女人擲置井中若不送水卽竭又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號曰西山神每歲土人莊巖一女置祠旁以爲神妻蛇輒吸將去不爾卽亂傷人周氏乎蜀許國公宇文貴爲益州總管乃致書爲神媒合婚姻擇日設樂送王女像以配西山神自送之後無復此房魏文帝列異傳曰袁祀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兗州蘇士毋疾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出來瘦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

又曰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四尺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閒住啞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閒不可恆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鰕魚就人火邊燒炙以食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其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羣共引石然後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鬼神部四

鬼下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黃衣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目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堰師時夕望道左右有民居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楷其能無以明抗機知緯古今總驗各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旣曉便去機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林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一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及永嘉之亂有覲王宣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立誅冤得伸故也

又曰夏侯立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去來靈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載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

又曰謝靈運以永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數有大蟲謝遂被誅

又曰世有紫始古來相傳云是人妾爲大婦所妬誣以穢

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是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夫亦歸曹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投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免輝耀有色卽跳躍不已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舞惡卽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往試投自躍穿帳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乎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又云阮修字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服焉

列異傳曰西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太極可共迭相担也定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担鬼鬼畧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荅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曰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灌上聲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當下不復

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羊便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爲詠郡卒官將欽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公達止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之曰四時之運猶有所終人物短脆當無窮如此教千語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人人聰明殊特獨有神靈耶荅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紙作言辭義滿紙投地云封書與魏君宰暮有信來卽以付之其暮君宰果有信來

又曰其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亦不恨道人教其

大正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三

見之於是相與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時良久時乃聞鼓聲遂別而去

搜神記曰漢九江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暮宿鵠

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呼曰妾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先死有雜繪百

二十疋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繪從同縣男子王伯賃牛車一乘載繪妾來車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時日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

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火而亭長襲壽操刀戟至來車傍問妾曰夫人何從來車上所載丈夫何在故

獨行妾應曰何問之壽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異可樂也

妾懼怖不應壽卽持刀刺脅下一瘡立死又刺致富亦死
壽掘樓下舍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而去殺牛燒車車
釘及牛骨貯在亭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
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立汝何以驗女子曰妾上
下著白衣青絲履皆木朽也妾姓蘇名娥願訪鄉里以散
骨歸死夫敞乃馳還令吏捕捉考問具服問廣信縣與娥
語合壽父母兄弟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王旅然壽
爲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
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教

又曰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
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麀便射中之麀列而起充逐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四

不覺遠忽見道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以此繫麀門中鈴
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繫耶充便著
已進見少府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君索
小女爲婚故相近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昔充雖小然已識
父手跡便獻歎無復辭便救內盧郎已來卽可使女郎莊
嚴至黃昏內白女郎莊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崔婦下車立
席頭共拜昔爲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去女若生男當
以相還生女當留養敕外嚴卓送客充便辭出至家母見
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
續車作沉作浮旣而上岸四坐皆閉充往開其車後戶見
崔氏兒與三歲男共戲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盃忽然不

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盃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自大家
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金盃大家卽崔氏
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語充曰昔我姨姊崔少
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可說得盃本末
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賣還告母母卽令諸兄迎兒還
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之貌兒盃異驗姨母
曰我外甥也卽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壻也遂成令器歷郡
守其後植子毓有名

又曰臨川閒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
又有頭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
緩者經宿其方人常有以求之小晚其死俗求之名曰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五

勞鬼

又曰永白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十二月
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有惡物
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人各各
鬼

彈文士博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鬼彈飛丸以礮礮後又
改易無此語

又南中人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
聲中樹木則折名鬼彈中人則弁然青爛

又曰邳下周式當至東海道逢一使持一卷書求下寄載
行十餘里謂式曰吾甞有所過畱書寄船中慎勿發之去

後式盜發視書皆諸宛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道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吏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父怒使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弗出今而奈何吾求汝不見連年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三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卽死

續搜神記曰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日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茂將至祝視祀之清吏羣鬼叱曰上官來逆走出祠去回顧見二沙門來入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六

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沙門皆怖懼須臾沙門去鬼皆還祠中回於是遂奉佛

又曰王伯陽家在京口家東有大冢傳是魯肅墓伯陽歸喪乃平其墳以塋後數年伯陽白日在聽事見一貴人乘平肩輿將從數百人往來坐謂伯陽曰身是魯子敬安家在此二百許年君何致毀壞身家因自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牀以刀還築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良久乃蘇其處皆發疽潰尋死

又曰會稽句章人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半夜共彈箜篌戲歌曰連綿葛與藤一緩復一絙汝亦知我姓氏

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市中此人寄坐因說昨夜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是我女近葬於郭外

又曰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嘗秉無鬼論忽有黑衣白袷來言及鬼容詞屈曰僕便卽鬼何以言無使來取君門生駿苦求之鬼問以似君者不門生云施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俄而督絕

鄧得名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又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鈎利高巖絕峯然後居之能斫枋牽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枋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去亦不橫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七

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作市死皆知殞歛之不令人見其形也堊槨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管代船兵往說親覩堊所舞倡之節雖異於世聽於風林响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枋以裝舟艦木客以獻其枋而不得見

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之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名杏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雌舍下者雌窠傍悉開口如親體質虛輕頗作木筒中央以烏毛爲褥此神能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豨之類也

縣西北五十里有古塘名全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

樹老中空有山都焉晉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
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
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
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
合宅蕩盡

合宅蕩盡

補曰吳東許敬宗以替壘麻茶隔惡機藥幸甚

志怪曰會稽郡常有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
郡將吉凶跋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
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拊掌三
櫛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坐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投弓戟急走小鬼數百
從之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八

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爲曰以此殺人若中心腹
者輒死中餘處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不小鬼曰
殺烏雞薄心卽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當荆揚二州爾時
二州皆行心腹病畧無不死者弘在荊州教人殺烏雞薄
之十得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宥之由也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者殺百鬼也

張衡東京賦曰度索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終

吳興沈震分校

